



糾衆嚷鬧致釀人命比照城關爲首減等杖徒
刑部會看得柯株致死李福寶一案據福撫王將
柯株擬絞監候李萬英等分別杖徒枷責具題應如
所題柯株合依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
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查定例閩省嗣後
有因微嫌起衅輒敢聚衆執持竹篙鎗木棍等項格
鬪者照沿江濱海持鎗執棍混行鬪殺爲首率領屬
覓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之例將兩造爲首鳴鑼聚衆
之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傷人之犯杖一百徒三年其

刑和未傷人者枷號一個月責四十板又定例律例
無可引用援引比附加減者聲明比照某律某例或
加一等或減一等科斷等語今李萬英雖未執持器
械率領雇覓混行鬪殺情事與擬流之例不符但始
則改譜圖佔柯姓墳山繼則主使李惹等在柯姓墳
上移動墳石及被柯株等捉回輒卽糾約李青萬等
共一十二人前往柯株家嚷鬧以致釀成人命實係
該犯爲首賈禍李萬英除圖佔柯株墳山輕罪不議
外應比照聚衆格鬪爲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之例

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柯自等雖未傷人但在場附和應照附和未傷人例各枷號一個月滿日責四十板李惹擅往柯姓祖墳移動墳石合依不應重律杖八十李青萬等雖跟同前往均係伊等親房且無執械鬪毆一聞銃响旋即奔散而李京李威又俱受傷應與勸阻之柯欽柯黑狗均應免議乾隆五年七月初六日奉

旨柯珠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闖毆用刀柄戳傷陰戶血流照毀敗人陰陽杖
一百流三千里

乾隆三十二年

刑部議覆蘇撫明 咨樊金全戳傷張女子陰戶一
案緣張女子係已故田尊五之女隨母薛氏招贅張
裕中爲妻卽從張姓與樊金全同莊居住乾隆三十
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樊金全在家飲酒携刀往田割
草張女子亦赴田看麥適樊金全割草從張女子田
邊走出張女子疑爲偷割麥青詈罵樊金全面罵張

女子赶上將籃筐拉住被樊金全推跌仰臥危手拉
籃繩哭罵不放樊金全卽取刀柄連戳張女子下體
兩下適傷陰戶皮破血流昏暈女母薛氏聞聲趨視
扶回驗審張女子無妨生育將樊金全照毀敗人陰
陽律量減一等擬徒咨部經本部以拉藍查看並非
爭扭相毆何致輒將弱齡女子用刀柄連戳且卽一
時氣忿何處不可毆打而連戳陰戶至血流昏暈傷
亦非輕所稱不妨生育更難憑信量減擬徒情法未
協駁令再行審擬去後今據咨稱將樊金全改照毀

敗人陰陽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張女子已經成婚請
免其斷追財禮等語應如該撫所擬完結可也

兄先跌傷弟後毆傷由跌傷進風身死照弟毆傷兄徒罪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

刑部會議覆李茂毆傷胞兄李昌李昌自行跌傷抽風身死一案據直督李疏稱李茂與胞兄李昌比屋而居李昌性耽麴蘖每年欠糧俱經李茂代納又因欠糧受責李茂復借荳子藏家欲俟糶賣完納詎李昌計圖花用屢索吵嚷李茂訴知親叔李淑斌囑令拒絕乾隆元年正月初三日李昌飲酒酩酊携刀前往尋鬧見門關閉由糞堆扒於牆上因醉失手倒

栽墻下亂石上磕傷額門偏右李茂聞聲出視李昌
轉身立起拔刀向扎李茂卽奔告李淑斌而李昌已
將李茂家鉄鍋打破經李淑斌趨至吆喝李昌不理
復持刀向扎李淑斌喝令奪刀李茂卽將李昌之手
架住用拳毆其右左肋李昌仍持刀亂扎李茂情急
棍毆李昌臙肪將刀奪獲比李淑斌因李昌被跌頭
帶血痕用布代爲包裹送回初六日李昌將所包之
布揭開傷處進風於初十日抽風殞命查李昌跌傷
額門係在李茂未毆之先而其致死又係自行揭開

顙門包處進風所致若將李茂依毆兄致死問擬斬
決未免情輕法重且非死于所毆之傷但李昌係李
茂胞兄李茂輒敢用拳毆傷李昌兩肋復用棍毆其
臙肋雖係伊叔教令傷非致命實屬有干倫紀且李
昌業已身死若仍依毆胞兄本律科斷又似覺過輕
李茂應照弟毆胞兄已傷者杖一百徒三年照例量
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咨部臣等以李昌顙門偏
右雖稱係自行跌傷因傷進風身死但是否實係跌
傷有無証據咨內並未聲明應令按律確議具題咨

行去後今據該督疏稱覆審得李昌因恨李茂不給
豆石花費乘醉携刀尋鬧由糞堆扒牆入院因失手
倒栽牆下石上磕傷額門偏右李茂奔告李淑斌趕
到目擊勸解追奪刀後李淑斌又因其頭帶血痕用
布包裹送開則實係跌傷有李淑斌証據且驗屍時
于牆下查驗石塊血跡相符更爲跌傷確據至李昌
已將弟家鉄鎚打破李淑斌趨至喝阻不聽復持刀
逞兇向扎李淑斌喝令李茂毆打奪刀李茂用拳毆
其左右肋不能奪刀復毆毆肋倒地始將刀奪下

李淑斌代爲包裹送回時李昌將包布揭開傷處進
風越八日抽風殞命則李昌顙門實係自行跌傷死
由抽風且據李淑斌鄉地醫生等供明亦無疑義但
李茂毆李昌左右肋臙肋係伊叔教令傷非致命實
係有子倫紀李茂仍照原擬杖流不准援免具題應
如所題李茂合依弟毆胞兄傷者律杖一百徒三年
照例量加一等僉妻流二千里至配所杖一百折責
四十板雖在

赦前不准援免乾隆三年二月

日奉

旨依議

毆傷至辜限滿日身死部駁應查明是何時刻
過辜限一刻卽爲限外兩請減等

刑部 題據陝撫審理米脂民常士弼扎傷無服族
姪常有鉺身死一案該撫將常士弼依同姓服盡親
屬相毆至死律絞候具題經臣部以律載刃傷人者
限三十日平復又例稱辜限內不平復延至限外十
日之內果因本傷身死情正事實者方擬死罪奏請
定奪又例稱日者以百刻今時憲書每日計九十六刻

各等語是人命案件必先驗明傷痕究訊何時何刻

被傷立限保辜或係限內限外一刻身死者卽應于
疏內聲明照例議處蓋因受傷之輕重以定日期之
多寡若不立一定限期則擬罪無從科斷而明刑易
致錯混故從前律註稱過辜限一刻卽爲限外又名
例註稱犯罪違例計數滿乃坐是也雖此一刻豈卽
爲生死之緊關情節然立法不得不如是法有所窮
而以其權聽之于天正所謂奉若天道也今常士彌
于乾隆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晌午時刀傷常有銍胎
疔右脇血盆骨下並碰傷心坎延至十二月十三日

因傷殞命適屆保辜正限三十日之期疏內並未聲
敘于十二月十三日晌午屬何時刻身死是否限內
限外碍難定議應令該撫將常有鉦受傷身死時刻
果因本傷身死與否逐一究查明確妥擬具題到日
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常士弼依同姓服
盡親屬相毆致死律擬絞監候并聲明常有鉦係在
辜限外十日之內身死援例兩請只題臣部于乾隆
十年七月內議覆奉

旨常士弼扎傷常有鉦至保辜限外身死着從寬免死照

例減等發落餘依議

常有鈺于乾隆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午時受傷至
十二月十三日酉時身死查十一月係大建按日
計時係三十日零三時係已過辜限十日之內

兇器砍傷辜限外抽風身死駁改寬軍

刑部會看得婁成才砍傷張起榮抽風身死一案先

據直督高 將婁成才依例擬流具題經臣部以兇

徒因事忿爭執持兇器但經傷人卽應擬軍未有因

其致死人命反得援引傷風身死之例減等擬流此

案婁成才拾斧砍傷張起榮項頸復砍張起花右胎

膊及張六右腿膝均係兇器復致張起榮冒風身死

若照原毆傷輕例減等擬流是致死人命之罪反輕

于但經傷人之罪矣駁行去後今據該督那 疏稱

查婁成才執持兇器連砍三人張起榮因傷冒風身
死若僅按例擬流似未足懲其兇暴但究因張起榮
等踵門尋鬧恃衆先毆該犯情極連砍張起花等傷
輕平復已死之張起榮亦旋即行走如常後因傷處
進風致戕其命傷非致命死實因風未便擬以縲抵
致與因傷身死之案毫無區別應將婁成才改依兇
徒因事忿爭執持兇器傷人例擬軍具題應如所題
婁成才改依兇徒因事忿爭執持兇器傷人例僉妻
發邊衛充軍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仍追埋葬

銀二十兩給付屍親收領乾隆十一年正月 日

奉

旨依議

毆後自跌身死比照原毆傷輕不至于死減流

刑部題覆廣撫岳 審題王文伯毆傷余昌茂之母

曾氏後因自跌墊傷身死一案緣王文伯與余昌茂

比鄰而居屋後有官地一段王文伯携鋤耕種余昌

茂因關係風水攔阻爭角余昌茂之母曾氏上前帮

護扭住王文伯衣服余昌茂乘閒拳毆王文伯左肋

文伯回打昌茂適昌茂走避誤中曾氏右腋肋曾氏

放手文伯跑走曾氏趕打失足仆跌被石墊傷胸膛

殞命查律例內並無先毆不致命輕傷後因自跌受

傷身死作何治罪正條將王文伯援照嚴栢綬毆傷
嚴君浩致跌身死之案比照原毆傷輕後因傷風身
死例擬流具題查乾隆四年臣部議覆廣撫王 題
嚴栢綬毆傷嚴君浩致跌身死一案緣嚴栢綬因索
穀爭鬧被嚴君浩手批其臉嚴栢綬拳打嚴君浩肚
腹左乳經嚴養將嚴栢綬拉往廳左嚴君浩復趕前
向打失足跌仆橈腳磕傷心坎殞命該撫以嚴君浩
被毆傷輕自跌傷重且被打肚腹左乳之後尙能趕
毆是嚴君浩本死于磕非死于毆將嚴栢綬比照原

毆傷輕不至于死後因傷風身死例減流題准在案
今此案據該撫疏稱王文伯毆傷曾氏不致命右腋
肋較之嚴栢綬毆傷嚴君浩肚腹左乳其情更輕等
語應如所題王文伯比照原毆傷輕不至于死後因
傷風身死將毆打之人免其抵償例杖一百流三千
里仍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親收領查係例無正
條援引比照仍遵例聲明恭候

諭旨遵行乾隆十三年八月 日奉

旨依議

刃傷額角至骨雖係生風致死部駁不准減流
刑部 題據晉撫咨達孝義民周林海之妻程氏砍

魏甲則中風身死一案查魏甲則被傷額角雖係
致命處所但魏甲則於受傷之後行動如常其輕可
知後緣洗去傷痍以致傷口進風復發斃命將周程
氏依傷風身死例擬流收贖等因咨部經臣部以例
內原毆傷輕不至于死後因傷風身死者將毆打之
人免其抵償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詳譯例意原指
被毆之人其傷本輕不至于死後因傷風斃命方可

減流定擬今程氏毆傷魏甲則身死一案緣程氏之
夫周林海因魏甲則拖欠猴錢將猴牽回嗣魏甲則
業將猴償清還而周林海仍不將猴付給以致魏甲
則前往詈罵程氏相與爭詈奪取菜刀回砍傷及魏
甲則右額角殞命菜刀非比他物而右額角又係致
命之地且深至骨其爲傷重無疑該撫將程氏照原
毆傷輕例擬流收贖殊屬未協事關人命未便輕縱
應令該撫再行詳悉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
咨駁去後續據該撫咨稱查定例原毆傷輕不至于

死後因傷風而死將毆打之人免其抵償杖一百流
三千里原指被毆之人其傷本輕若非傷風斷不致
死者而言今魏甲則右額角雖係刀傷并屬致命之
處但此時周程氏正值切菜魏甲則輒至詈罵撲毆
程氏以家無男人一時情急舉刀向砍與圖嚇退不
期致傷右額角雖深至見骨然額角皮骨相連皮破
自卽至骨而魏甲則受傷之後周林海以酒服禮牽
猴同回次日携酒往看仍復彼此歡飲數日之內飲
食如常且傷已結痂漸可平復乃魏甲則令伊子將

痂洗去以致傷處中風殞命是洗後傷重固爲因風
身死之明徵未洗已前一切如常實爲原毆傷輕之
確據程氏實與原毆傷輕不致于死後因傷風身死
之例相符周程氏應仍照原擬咨部復經臣部以例
內原毆傷輕不致于死後因傷風身死方准擬流若
金刃所傷又屬致命見骨重傷則與原毆傷輕之例
未符今程氏持刀砍傷魏甲則身死一案前據該撫
將程氏依傷風身死例擬流經臣部以程氏舉菜刀
向飲傷及魏甲則右額角殞命菜刀旣非他物可比

而右額角又係致命之地且深至見骨其爲傷重無疑行令該撫再行妥擬具題去後今該撫以額角原係皮骨相連皮破自卽至骨遂以見骨爲輕傷仍照原議擬流減徒收贖殊不知人命案內凡屬頭上被毆豈必傷皆見骨間有傷未見骨亦是殞命者乃係致命之處被傷故也至於皮開骨露卽不中風亦難必其不致于死事關人命重案未便寬縱應令該撫再行審訊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二次題駁去後嗣據該撫將程氏改依鬪殺律絞候逢

赦寬免具題臣部于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內議覆奉

旨依議

原毆傷輕因中火毒潰爛致死部駁不准減流

刑部 題據晉撫審題左雲民楊本生毆傷李二喜

子中火毒身死一案緣楊本生同侄楊會子赴李元

龍場內採取豆稽李元龍不允楊會子輒以伊女抱

取呂現功麥子之語相訐李元龍之子李大喜子李

二喜子力作回家聞知持棒至楊本生門首叫罵彼

此爭鬧李大喜子輒用木棒毆打楊本生回家取鉄

鎗趕打致傷李二喜子左手背左腿而散後李二喜

子飲食行走照常無異迨後睡臥熱炕傷處中受火

毒發腫潰爛醫治罔效殞命屢審不諱將楊本生擬
流具題經臣部以原毆傷輕不致于死後因傷風身
死將毆打之人減等擬流之條乃指傷風身死者而
言今李二喜子係潰爛斃命並非傷風身死未便借
端輟轉援引應令該撫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
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查李二喜子被毆二處
傷實甚輕是李二喜子之死雖由原傷潰爛實由不
自檢束中受火毒所致若將楊本生依鬪殺律擬抵
似覺情輕法重將楊本生援照高作旺劃傷薛典中

火毒身死之案仍照原擬具題復經臣部以楊本生
毆傷李二喜子身死一案先據該撫以李二喜子睡
卧熱炕傷處潰爛殞命並非傷風身死與例不符題
駁去後今該撫仍照原擬並引臣部議覆高作旺劃
傷薛典申火毒身死擬流成案爲証夫刑名案件情
僞萬殊非可執一是以例載成案未經通行者不許
援引蓋防流弊所以重民命也此案李二喜子被毆
身死後報官相驗與高作旺劃傷薛典之案生前報
驗實有確據者已屬不相符合况揭帖內開左腿左

手背傷處潰爛左膝小刀傷一處係醫生調治割開等語其左手左腿二處係鉄鏟柄所毆猶可云他物至小刀乃金刃重傷其所稱醫生調治割開之語亦難憑信臣部辦理命案凡遇原毆傷輕卽屬傷風尙須議駁乃云中火毒身死與傷風無異誠恐輾轉援引爲殺人之犯另開一僥倖之門殊非例意應令該撫另委賢員再行嚴審務得實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二次題駁去後嗣據該撫將楊本生改俠關毆殺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臣部于乾隆十

七年十月內議覆奉

旨楊本生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元集

卷三

十九 保辜限期

卷二

卷二

七

君幸則隨

昔時本主此縣熟熟普溫君休餘與央錯於焉

丁卯十月丙子

毆傷辜限外十日內身死兩請減等

刑部 題據貴撫審題苗民阿扛毆傷阿鳩辜限外

十日內身死一案緣阿扛妻兄把奉與把妙爲開挖

荒土爭論把奉被把妙摔倒在地把妙之子阿鳩往

護阿扛亦往解勸被阿鳩石傷額角阿扛持石還打

致傷阿鳩右耳竅倒地擦傷左眉叢醫治不痊越二

十五日殞命將阿扛依鬪殺律絞候具題經臣部以

此案阿扛因被阿鳩石傷額角該犯持石回毆阿鳩

右耳竅越二十五日身死係在他物傷限外十日之

內查閱屍圖並無損骨字樣似與奏請之例相符乃該撫未經附疏聲請其間或傷本損骨而屍圖漏載或例應奏請而原疏漏敘均未可定事關罪名出入未便率覆應令該撫詳晰聲明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該撫將阿扛改依鬪殺律絞候奏請

定奪等因具題臣部于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內題覆奉

旨阿扛毆傷阿鳩至保辜限外身死着從寬免死照例減

等發落餘依議

致命處傷深二分並非輕傷部駁不應擬流

刑部議駁福撫定題李博毆傷陳施氏身死一案

緣李博族人李誇與陳元家各有承買黃元高田地黃元高故絕戶遺無產虛糧李誇認納一半尙剩一

半欲推陳元家戶內完納陳元家不允疑係李博主

唆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九日李誇之弟李朝遇見

陳元家之弟陳宜陳威李朝言及陳元家不允收糧

兩相爭角陳宜出言詈罵互相毆打時李博聞聲踵

至陳威疑其袒護執棍向毆李博閃開拾石回擲適

陳元家之妻施氏出護擲傷施氏頂心偏左皮破血
出而散施氏傷口敷藥用布包裹業已結痂飲食行
動如常延至十五日天暑出汗傷處發癢施氏輒解
布包理髮梳起傷痂以致冒風腫痛發熱延至二十
日殞命審認不諱將李博依例擬流附請留養具題
查例內傷風身死將毆打之人問擬杖流係專指原
毆傷輕不至于死而言今查陳施氏被擲傷痕原驗
斜長七分深二分其傷不為不重頂心偏左又屬致
命要害必死處所是其所毆亦係致命重傷雖不傷

風亦足斃命今該撫將該犯照原毆傷輕例問擬杖
流情罪未協應令另行定擬到日再議乾隆三十四

年 月 日奉

旨依議

毆傷總麻服叔餘限內抽風身死比例擬流

刑部議覆東撫富題壽光縣李思和毆傷總麻服

叔李維屏辜限外生風身死一案緣李思和係李維屏總麻服姪素無嫌怨李思和高祖李忻素生子五人遺有公夥地三畝久經荒棄錢糧係五支公共完

納乾隆三十三年三月李思和叔祖李增李如將地墾種李維屏以地係夥業聲言成熟均分李增等不允七月十五日李增李如邀同李思和赴地收割李維屏聞知亦同李維寧李維海前往爭分李如向其

攔阻彼此爭鬪李維屏用扁担毆傷李如顙門右肩
甲李思和斥責李維屏之非李維屏填其袒護卽用
扁担連毆李思和額顙右腿肚李思和將扁担奪獲
還毆致傷李維屏偏右經李增喝散稟縣驗傷取辜
調治李維屏歸家飲食力作如常傷已結痂至八月
初一日李維屏傷處發癢搔落血痂進風延至初九
日殞命審認不諱查律載他物毆傷人者限二十日
平復又例載原毆傷輕因風身死雖過正限尙在十
日之內死者照毆人至廢疾律杖一百徒三年此指

凡人而言未經議及尊長又例載卑幼毆傷總麻尊
長於保辜限外身死按其所毆傷罪在徒流以下者
於斬候本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卑幼毆
傷總麻尊長餘限內果因本傷身死仍擬死罪奏請
定奪如蒙寬減減爲杖一百發邊遠充軍等語此指餘
限外及餘限內因本傷身死者而言而餘限內傷風
身死者亦未議及又律無正條者許援引比附今李
思和用木扁担毆傷總麻服叔李維屏偏右傷止皮
破業已結痂後因自行抓落血痂以致傷處生風越

二十四日身死雖在限外十日之內但究係死於生
風與死於因傷者不同將李思和比例擬流李維寧
等擬杖具題應如所題李思和應比照卑幼毆總麻
尊長於保辜限外身死按其傷罪在徒流以下於斬
候本罪減一等例杖一百流三千里仍追埋葬銀二
十兩給付屍親收領餘均如所題完結乾隆三十四
年 月 日奉

旨依議

因戲致傷抽風身死傷已青赤至骨難以言輕
不滿二日殞命與越數日之例不符駁案

刑部題看得杜五因戲推跌岳三挫傷抽風身死一
案據直督周 疏稱緣杜五與岳三同村素好乾隆

四十年七月十六日起更時分杜五路遇岳三欲與
賭力戲頑杜五不允岳三卽用手將杜五項脖掐按
不放杜五抬頭挫傷岳三右眼胞岳三又欲趕揪杜
五髮辮杜五情急閃避卽順手向推岳三合面仆跌
磕傷左眉角處所經王珍聞聲出勸隨同杜五將岳

三送回併將其傷處包裹次日岳三飲食行動如常
因傷處甚輕將所包布塊解去詎傷處進風延至十
八日早抽風殞命審認不諱查原驗屍圖口眼歪斜
涎沫流出其因傷抽風身死毫無疑義將杜五依原
毆傷輕因傷身死例擬流併聲請留養具題查例載
原毆傷輕不至於死越數日後因傷風身死將毆打
之人免其抵償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是傷風身死
之案必其所毆之傷實係輕淺而身死已越數日之
後確係抽風方准免死擬流此案杜五因被岳三摺

住項脖拾頭碰傷其右眼胞又用手向推以致岳三
仆跌磕傷左眉角處所至第三日殞命並據該縣驗
有口眼歪斜情狀但查岳三左眉角傷痕長三分濶
六分色係青赤深已至骨難言傷輕其受傷在十六
日起更以後至十八日早間卽行身死爲期不滿二
日與越數日後因傷風身死之例不符該督將杜五
遽行減等擬流殊未允協事關生死出入未便率覆
應令該督再行確查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乾隆
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奉

旨依議

旂人扎死本管官卽于本地正法

刑部會議得蔣英刀扎本管佐領萬英伯身死一案

據涼州將軍綽爾多等疏稱駐防披甲馬科魁曾逸
間散蔣英代賒布疋嗣馬科魁借銀償還蔣英併清
還別項賬目因無餘剩伊父馬淳德責其花費該旂
佐領萬英伯訪知前事疑馬科魁被蔣英誘賭輸錢
意欲究責蔣英知覺途遇伊弟驍騎校蔣范告知佐
領欲行責打之語蔣范以無味之言說什麼仍帶親

丁祖堯武于與國持燈伴送而回祖堯武將前言告

知防禦張榮萬英伯會同張榮傳集馬科魁蔣英詢
問馬科魁並無賭錢蔣英亦稱未賭惟收馬科魁代
賒花布銀兩萬英伯以蔣英巧言塞責站起欲踢張
榮勸止萬英伯又復起打蔣英隨拔身備小刀扎傷
萬英伯肚腹當卽救護延至次日殞命嗣萬英伯之
子萬宣呈控驍騎校蔣范恃強與伊兄蔣英同謀扎
死等情當經質審蔣范並無同謀情事各犯供認不
諱將蔣英擬斬立決蔣范擬流蔣英應否送部完結
之處聽候部議具題查例載八旗兵丁並無私仇別

故因管教將本管官戮死者本地卽行正法妻子發遣黑龍江領催族長各鞭一百其平日不能管教之該管各官交部分別議處等語今蔣英應如該將軍所擬合依因管教將本管官戮死者本犯卽行正法例應擬斬立決查蔣英係扎死該管官例應卽行正法若解部完結不但程途遙遠且無以示警該處應將蔣英卽于本地正法蔣英並無妻子應毋庸議至蔣范一犯該將軍旣稱審無與蔣英同謀扎死萬英伯而蔣英被責逞冤之日蔣范已往馬廠又不在場

其途遇伊兄蔣英向懇亦並無設計教誘情事該將軍所引律內諸人設計教誘人犯法又和同其事故誘令人犯法却自行捕告或令人捕告欲求賞給或陷害人得罪者皆與犯法之人同罪罪止杖流之條與供情毫不相符應令該將軍再行按照律例妥擬到日再議再該將軍稱該管領催戴朝恩族長程俊等各照例杖一百萬宜誣控蔣范同謀扎死伊父審屬子虛但念伊父死于非命免其置議等語應如所

擬完結乾隆十七年二月

日奉

旨蔣英著卽處斬餘依議

其子克欽本管官傷死在旁書吏皆由其父釀
成父子俱行斬決

刑部會議覆廣西撫宋 奏稱陳應通之父陳光昇
係積猾刁棍慣行唆訟緣縣民賴成業之祖賴元順
存日舊有田旁陂堰蓄水灌田乾隆三十三年被水
冲塌遷築石角嘴田鄰邱璋等恐被堰水冲田出而
爭阻經賴元順立有換回願賠字約二十七年邱璋
之田被水向論維時賴元順已故伊孫賴成業背約
爭論陳光昇卽稱公共修築陂同賴成業聯名誣控

邱璋挖毀陂堰向索錢十六千邱璋不允嗣賴成業
察知陳光昇圖詐情由自悔聽陵具呈求息陳光昇
不甘復行控告經縣訊明陳光昇稱身混控當卽斥
責訊結在案詎陳光昇以圖詐邱璋錢文不遂疊控
前縣俱各查案批駁該縣又據陳光昇續控亦查案
批飭陳光昇枯終不悛復因患病不能赴控令子陳
應通代遞陳應通本係屠戶是日隨帶屠刀先往塘
上宰猪旋沽酒酣飲迨至縣城該縣正在放告陳應
通隨堂遞呈該縣裏以塘因陳光昇刁健嚴加訓斥

陳應通卽咆哮辱詈前任欲行杖責詎陳應通抽刀
直奔公堂書辦謝諦興急行護官被陳應通戳傷左
手腕脊背在堂各役及遞呈民人圍拿陳應通復刀
傷差役劉芳左脊脊黃貴左脇并民人李茂盛右後
脇藍勝品左肋該縣當將陳應通拿住並至伊家拿
獲陳光昇搜出狀稿詎謝諦興越日身死嚴審不諱
究詰陳光昇並無主使預謀情事將陳應通照部民
殺害本官已殺者擬斬立決陳光昇照慣行訟棍例
發雲貴等省烟瘴充軍等因查律載部民殺害本官

已殺者擬斬立決又例載惡棍設法索詐官民或捏告各衙門情罪重大實在光棍事發爲首者斬立決各等語今陳應通聽從父命刁翻舊案不遵前官審斷胆敢當堂詈罵不服杖責輒持刀欲刺本官幸書吏遮護不致殺傷因連戮差役四人致死書吏一人兇惡已極應如所奏將陳應通照部民殺害本官例擬斬立決至該犯之父陳光昇因唆同賴成業誣控邱璋挖毀陂堰向索邱璋錢十六千不允嗣賴成業察知陳光昇圖詐情由自悔聽唆卽行求息而陳光

昇因索詐不遂插身混控已屬強橫不法迨登經歷
任查案批駁乃復與同案怙終不悛令伊子陳應
通抱詞代遞後致陳應漸藉此行兇當堂行刺官長
逆其索詐捏控抗違審斷釀成伊子兇惡實屬光棍
之尤該撫以其並無預謀主使僅照積慣訟棍例擬
遣殊屬罪浮於法應將陳光昇改照惡棍設法索詐
捏告各衙門實在光棍爲首例亦擬斬立決俱於犯
事地方正法乾隆三十二年 月 日奉

旨陳應通陳光昇俱著卽處斬餘依議

部民毆死告休典史與現任同擬斬

刑部議覆河撫阿題張文秀推跌告休典史程尙

智身死一案先據該撫疏稱緣程尙智係原任嵩縣

典史於乾隆二十七年告休回籍伊子程文炳因妻

張氏懷孕留寓嵩縣乾隆三十二年二月程尙智來

嵩探望子媳張文炳之妻陳氏克當媒婆見程張氏

婢女如意長成趙學武未娶妻室遂爲婢合婚議定

財禮錢八千文布二疋時程文炳赴陝貿易張氏未

敢擅專張陳氏設詞慫恿程張氏遂將錢布收受七

月內程文炳自陝回嵩卽將原議財禮退還張陳氏
因趙學武不肯收回赴縣呈明程文炳亦赴具控詞
內牽連張陳氏之夫張文秀張文秀赴程文炳門首
喊嚷程尙智詈罵張文秀回詈並掌推致傷程尙智
心坎程尙智被推倒地被墻角磕傷腦後殞命訊認
不諱查程尙智業經告休回籍並非現任該管之官
律內奴婢毆舊家長以凡人論則部民之毆舊管官
自不得與現任同將張文秀依律擬絞具題臣部查
律載改除致仕等官與現任同又律載軍民毆佐貳

首領官死者斬監候冬等語此案原任嵩縣典史程
尚智雖經告休回籍實屬以理去官張文秀輒行推
跌致斃自應仍照毆死現任官科斷方爲允協今援
照奴婢毆舊家長之律將張文秀依凡鬪殺擬絞查
部民之與奴婢其分既有不同而奴婢之於舊家長
或係轉賣或經贖身恩義亦本有區別未便牽率比
引應令另行妥擬到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該撫將
張文秀擬斬監候具題應如所題張文秀合依軍民
毆佐貳首領官死律擬斬監候乾隆三十三年

月

日奉

旨張文秀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業師毆死學生部駁改杖一百流三千里

刑部會看得郝世貴毆傷崔周小身死一案先據晉撫石疏稱郝世貴與崔周小誼屬師徒並無嫌怨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七日崔佐乾送伊孫崔周小至

郝世貴館讀書無如崔周小不時逃學至七月初十日崔周小赴館搬取書桌郝世貴以未辭學不允搬取喝令罰跪崔周小不從出言抵觸郝世貴令其驢倒受責崔周小仍復抗拒郝世貴隨用訓蒙木板毆傷崔周小左手背左腳踝左膀仍令讀書寫字而去

詎崔周小手背骨損右膀亦傷重生膿醫治不痊越
二十五日因傷殞命歷審供認不諱將郝世貴依開
殺律擬絞援

赦免罪具題經臣等以例內謀殺受業師者照謀殺大
功尊長律斬決又律內尊長毆大功卑幼至死者絞
監候等語今該撫將郝世貴依凡人圖殺律擬絞殊
失律意且該撫疏稱據郝世貴供崔周小尙未辭學
據崔佐乾供則一月之前已經辭學彼此供詞不相
脗合事關人命不便率結應令該撫再加詳審按律

妥擬到日再議題駁去後合據該撫疏稱律載毆受業師者加凡人二等死者斬是律內止有加等治罪之文並無照服制科斷之說其照服制科斷者惟名例內道士女冠僧尼於其受業師與伯叔父母同之語祇因現行例載僧八化乘殺死師父傳智一案曾依謀殺期親尊長已殺者皆凌遲處死律具題奉

旨着改爲處斬永著爲例故將僧尼之殺受業師改照殺大功尊長律科斷去律註而增條例此明係臨指僧尼而言非概指受業師而言也至于師毆徒至死律

諭旨遵行恭逢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

恩赦郝世貴相應援免照例追埋銀二十兩給付屍親

收領乾隆二年三月 日奉

旨依議

毆死習業已成之徒比照僧尼毆死弟子擬流
刑部議覆河撫楊疏稱蕭克忠與尹道由俱籍江
西誼屬師徒素無嫌怨緣蕭克忠藝習銀匠與尹道
由表兄蕭鳴松在攸縣地方合夥生理乾隆十二年
蕭鳴松回籍尹道由之母曾氏將尹道由托帶來攸
縣學藝鳴松令尹道由拜蕭克忠爲師學習銀匠其
時尹道由年僅十二至十五年冬尹道由之母信喚
尹道由歸家尹道由欲行蕭克忠約俟來春與鄉人
作伴同回十六年正月初三日尹道由看母心切乘

師外出私自起身蕭克忠回店查知慮尹道由年幼
遠行僱相識之傅老六追回蕭克忠斥罵其非尹道
由出言抵觸蕭克忠足穿木底雨鞋向踢致尹道由
受傷深重當經蕭國才見尹道由神色改變喊同蕭
克忠扶至床上昏迷失聲急用姜湯灌救牙關緊閉
以竹箸撬口致將牙齒撬落一個逾時殞命屢審供
認不諱查律載毆受業師者加凡人二等死者斬註
云百工技藝習業已成亦與儒同科又例載僧尼毆
殺弟子照毆殺堂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載律

例無可引用援引別條比附者聲明律無正條比照
某律某例科斷各等語今尹道由于十二歲時卽投
拜蕭克忠爲師學習銀匠歷經兩載習業已成師徒
義重衆供甚明蕭克忠踢死尹道由律無正條應比
照僧尼毆傷弟子致死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具題查
例內律例無可引用援引別條比附者聲明律無正
條比照某律某例科斷等語今該撫旣稱尹道由于
十二歲投拜蕭克忠爲師學習銀匠歷經兩載習業
已成師徒義重衆供甚明蕭克忠踢死尹道由律無

正條應比依僧尼毆傷弟子致死例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應如所題蕭克忠比照僧尼致死例杖流恭候

諭旨遵行乾隆十六年九月 日奉

旨依議

故殺習藝之弟子比照僧尼故殺弟子例擬絞
刑部會看得何瑞珍毆傷何亞在身死一案據廣撫
蘇疏稱何瑞珍與何亞在同姓異宗瑞珍開裁縫
舖營生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內亞在到何瑞珍舖內
學習裁縫立有師約寫明三年爲滿亞在進舖兩年
技藝嫻熟乾隆十七年五月亞在心懷貪想欲出售
僱託馮亞妹代覓僱工主適楊亞祐欲倩幫工馮亞
妹與之說合議定亞在向瑞珍告辭瑞珍答以師期
未滿欲去須還飯銀亞在向楊亞祐預支工銀以償

飯銀瑞珍不允初七日亞在復言初十日雅去瑞珍
罵其背師歸家受雇亞在回罵瑞珍向打亞在回毆
瑞珍忿恨起意殺死手推亞在跌地按住將刀割傷
亞在咽喉殞命屢審不諱查以師殺徒應與凡人稍
爲區別將瑞珍照律擬絞具題查例載律例無可援
引應比照某律某例科斷詳細奏明恭候

諭旨遵行又例載僧尼故殺弟子者照故殺大功卑幼律
擬絞監候等語該撫旣稱瑞珍因亞在從伊學習裁
縫技藝嫻熟年期未滿輒欲背師辭出因而忿激殺

死亞在實係習業已成並無改習別業等語查業師
故殺弟子律例雖無明文但僧尼故殺弟子既照故
殺大功卑幼律擬絞則習業已成之師故殺弟子亦
應照僧尼師殺弟子科罪應如所題何瑞珍應比照
僧尼故殺弟子照故殺大功以下卑幼律擬絞監候
秋後處決照例刺字恭候

諭旨遵行乾隆十八年七月初一日奉

旨何瑞珍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徒孫殺死師祖依凡論秋審情實

刑部會看得僧亦明毆傷僧寂然身死一案據浙撫
常疏稱僧亦明係寂然徒孫自幼來林隱庵爲僧
乾隆二十五年九月內寂然因亦明懶惰時加訓罵
亦明隨往九龍菴居住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亦
明回至林隱菴探望意欲仍回該菴居住寂然留鄰
菴僧瑞先在彼午飯亦明挨坐身旁寂然責罵亦明
回言頂撞寂然持扁担向毆亦明走出寂然復持棍
趕毆亦明隨拾木棍抵格致傷寂然胸膛左肋寂然

又用棍向毆亦明復用棍抵格傷及寂然左乳倒地
殞命訊認不諱將亦明依聞殺律擬絞具題應如所
題僧亦明合依聞毆殺人律擬絞監候查寂然係亦
明師祖因其懶惰寂然趕逐亦明卽行頂觸并用木
棍格傷寂然胸膛左乳殞命律例內雖無徒孫毆殺
師祖作何治罪明文但同菴居住亦有衣鉢相傳之
義與毆殺平人情罪較重應將亦明秋審時入於情
實乾隆二十七年 月 日奉

旨亦明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師祖毆死徒孫依凡論

刑部會看得添然毆傷徒孫如現身死一案先據川
督開疏稱添然在雙峯寺爲僧收岐山爲徒添然
見乞丐王姓妻故遺有幼子年甫二歲難以撫養正
欲抱給與人自行回籍添然助給盤費三千二百文
將幼子領回養育取名如現給岐山爲徒鄰人共知
乾隆二十七年如現年已十二送在鄉館讀書如現
逃學不服岐山管教三月二十一晚添然不見如現
回寺自行往尋隨用竹片責打致傷如現在前肋如

現不服肆罵添然將如現按例順取木棍柄連毆如
現左右兩臂如現亂滾添然順手一擊黑暗中適傷
如現右腰眼殞命審認不諱將添然應比照僧尼道
士因弟子違犯教令毆責致死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具題經臣部以師祖之於徒孫情誼已屬疎遠與師
弟迥殊遇有毆殺應以凡擬應令該督再行妥擬到
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該督疏稱如現係添然徒孫
雖係自幼領回撫養究非師徒可比將添然改依聞
毆殺人律擬絞具題應如所題添然合依聞毆殺人

律擬絞監候乾隆二十八年 月 日奉

旨添然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徒弟姦拐師妻致被毆死照毆殺堂姪例杖流
乾隆三十一年

刑部議覆蘇撫明 咨葉舜賓毆傷吳金身死一案

緣葉舜賓籍隸崇明携妻施氏寄居通州福星沙地
方成衣爲業兼種田畝乾隆二十一年吳金投拜葉
舜賓爲師學習裁縫卽在葉舜賓家住歇二十五年
六月初四日吳金卽與葉舜賓之妻施氏調戲成姦
葉舜賓並不知情迨後吳金復與葉舜賓合種張姓
田畝常相往來葉舜賓念係師徒亦不防範二十七

年吳金父故携妻與葉舜賓同住二十八年葉舜賓復至福星沙另開裁縫店業每至年底回家度歲遺妻施氏并子葉發在家耕種吳金卽與施氏姦宿二十九年冬間葉舜賓在店染病三十一年七月初四日方歸窺見吳金與妻施氏形跡不正當卽盤詰施氏不吐旋又詢問伊子葉發將吳金與母同宿情由告知初五日施氏自知敗露潛出躲避吳金潛往尋覓施氏送至葛虎家詭稱葉舜賓夫婦口角避出暫欲借住葛虎不知姦拐事情允留住歇葉舜賓赴州控

告飭差拘究聞葉舜賓訪知施氏寓住葛虎家內旋
經領回吳金因姦情已被告發勢難同居合種遂於

八月十二晚央素識之張五邀同葉舜賓飲酒欲將

田畝歸併葉舜賓獨種葉舜賓未答吳金酒後不辭

先回將門栓閉葉舜賓心疑吳金乘空與妻行姦旋

亦趕回將門楣開走進見吳金赤膊站立中堂正與

施氏講話葉舜賓念及姦拐情事卽與吳金較論吳

金混詈時施氏畏懼同子葉發出外躲避詎葉舜賓

忿激適見地放有砗刀隨手拾取向戳吳金轉身奔

避葉舜賓赶上戳傷吳金右後肋倒地葉舜賓又戳其左臂膊吳金負痛仰轉仍罵葉舜賓又連戳吳金左右脇肋四下吳金之妻楊氏聞鬧起視見而喊救鄰佑馬士元等聞聲趨至喝住葉舜賓卽將前情告知詎吳金傷重殞命審供不諱查定例內載僧尼道士因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致死者照毆殺堂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挾嫌故殺弟子及毆殺內執持金刃兇器非理扎毆致死者亦同凡論匠藝人等致死弟子者亦如之等語今葉舜賓雖刀戳吳金身

死但吳金係葉舜賓徒弟習業已成輒敢姦拐業師之妻實非尋常違犯教令非理扎毆致死可比葉舜賓合依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扎致死者照毆殺堂姪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應杖一百流三千里葉施氏合依軍民相姦例杖一百枷號一個月係犯姦婦人杖罪的決枷號收贖葛虎暫行留住不知姦拐情事免議等語均應如該撫所擬完結可也

事主誣良捉回拷打致死部改照威力制縛人
致死絞候

刑部會議覆甘仕俊誣証佰符奇相爲盜拷打致死一
案據廣撫王疏稱緣甘仕俊于乾隆六年十二月
二十日有牛一隻在山放草忽失所在查緝無踪適
符奇相于二十五日往靈山販賣香皮甘仕俊查知
卽疑爲符奇相偷牛逮獲二十八日符奇相歸家黃
昏時分甘仕俊邀同堂弟甘仕國及梁耀齊至符奇
相門首遇見符奇相甘仕俊卽指符奇相偷伊牛隻

符奇相被誣詈罵甘仕俊用拳毆傷符奇相左後脇并簾縛兩手拉回伊家梁耀甘仕國在後隨行甘仕國畏累中途潛回甘仕俊至家復問符奇相偷牛下落符奇相不認甘仕俊又用拳打傷符奇相右後脇符奇相辱罵甘仕俊又拾樹枝打傷符奇相脊背梁耀亦責符奇相偷牛之非符奇相回罵梁耀亦拾柴棍打傷符奇相左手肱骨符奇相愈加辱罵甘仕俊復用樹枝打傷符奇相脊背聲言次早送官梁耀回家甘仕俊恐符奇相脫逃關鎖房內已干另房就寢

至二十九早甘仕俊開門見符奇相不能言語卽解脫簾條復取姜湯灌救符奇相之妻吳氏因夫是夜不回次早趨赴甘仕俊家中見夫睡于地上已不出聲隨卽殞命奔投夫兄符奇方往視報縣研訊供認不諱查例載誣告平民拷打致死一二人者擬絞監候又名例內開番役妄用腦箍連根毛竹大板及竹簽烙鉄等刑致斃人命者以故殺論各等語今甘仕俊原非捕役而拳與樹枝又非腦箍烙鉄等刑可比未便照番役妄刑斃命例問擬將甘仕俊比照誣告

平民刑拷致死例擬絞監候梁耀擬軍收贖具題查
例內誣告平民拷打致死一二人者擬絞監候此乃
指誣告到官于公庭之上刑拷致死者而言今甘仕
俊疑符奇相盜伊牛隻符奇相被誣不甘兩相爭論
甘仕俊未經赴官告理將符奇相毆縛致家拷打斃
命該撫將甘仕俊比照誣告平民刑拷致死例擬絞
未爲允協查律內凡兩相爭論事理其曲直聽經官
陳告裁決若豪強之人以威力制縛人于私家拷打
因而致死者絞監候等語甘仕俊所犯情罪正與此

例相符甘仕俊不應如該撫所題比照誣告平民拷打致死例擬絞應將甘仕俊改依威力制縛人于私家拷打因而致死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梁耀扶同誣盜拷打合依凡將良民誣指爲盜捉拿拷打除實犯死罪外其餘不分首從例僉妻改發邊遠克軍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但查該犯左目已瞎取有印甘各結應依廢疾例照流罪收贖甘仕國雖曾同行但畏累先回據審並無同毆情事應毋庸議屍兄符奇方屍妻吳氏俱經訊明先行省釋行

宛樹枝柴棍籐條俱供燒燬無憑起追甘仕俊所失
牛隻飭緝贓賊務獲究結等語均應如該撫所議完
結乾隆八年六月 日奉

旨甘仕俊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庄頭主使家奴毆死壯丁部駁改依威力主使
律絞候

刑部 題據直督審理萬全旗人金復縉主使家人
梁維等打傷壯丁鄭得賢身死一案該督將金復縉
依平人毆死奴僕例擬以枷責咨部臣部以本年二
月直督咨請壯丁毆打庄頭比照佃戶欺瞞田主科
斷等語經臣部以八旗大臣官員家下庄頭壯丁同
爲一主家奴原無尊卑名分至大糧庄頭名下壯丁
有該庄頭之伯叔兄弟爲壯丁者有異姓之另戶爲

卷二十一
三
壯丁者有該庄頭契買之人爲壯丁者人類不一除
庄頭契買之壯丁應照主僕科斷其餘均應分別定
擬等因咨覆在案今庄頭金復縉主使家人梁維等
毆傷壯丁鄭得賢身死查關供招鄭得賢之母喬氏
供稱伊祖上自順治初年從關東過來分在衡庄頭
家當壯丁的卽金復縉亦據供稱鄭得賢的祖父從
關東過來在庄頭家當壯丁入過檔案的各等語是
鄭得賢之爲金復縉家壯丁而非金復縉家奴僕彼
此供詞已合符節今將金復縉遽照毆死家奴問擬

其壯丁卽係家奴之處，憑何定斷？事關命案，不便含混。率結應令該督再行詳細查明，定擬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督將金復縉照毆死雇工人例，擬以枷責咨部復經臣部以主僕之名分至大罪名之生死懸殊，斷不容稍有假借，意爲輕重也。今該督審明鄭得賢之祖自順治初年由關東來京，內務府分發充當金復縉家壯丁，並非賣身家奴業已明確。乃又以漢人投靠養育年久，招配婢女者俱得以家奴論，遂謂庄頭與壯丁恩養年久，給配室家卽非契。

買亦同雇工等語不知漢人之投靠養育招配婢女者大率孤苦無依之人飢寒既迫身命難全因而甘心投靠而爲之主者以自有之資財恤他人之凍餒又復完其配偶作爲室家此等恩義一絲一粟盡屬解推緣情定分主僕皎然矣若乃庄頭之所有產業悉自公家壯丁之自來安置實由內務府之分發壯丁之于庄頭旣以分庄頭之勞卽宜分庄頭之養壯丁之力作服勤總非私役庄頭之婚配豢養又豈私恩寧得與漢人投靠養育者相提並論况壯丁旣非

出身下賤又非有罪爲奴何至無端被貶下同奴僕
耶事關毆殺人命未便以同類相殘別開一殺人不
死之例應令該督另行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
因二次咨駁去後續據該督將金復縉依威力主使
人毆打致死律絞候恭候

恩旨減流具題臣部于乾隆十三年七月內議覆奉
旨依議

邀人毆打致人畏打落水淹死比照威力主使
律首從俱減等

刑部 題據廣撫審題陽江民陳亞五率同陳亞二
等捉拿鄭復進毆打致鄭復進畏拿溺死一案緣鄭
復進有族姪鄭賢炤娶妻戴氏無子自幼抱養伊甥
陳亞五爲嗣鄭賢炤病故應繼無人次房鄭鎮之子
鄭士昭生有二孫欲將長孫鄭亮權承繼戴氏不依
鄭鎮赴府具控批縣經縣審斷鄭亮權入繼陳亞五
爲戴氏喜悅仍聽相爲依倚鄭賢炤所遺田租陳亞

五與鄭亮權均分詳結嗣因鄭鎮物故伊子鄭士昭復控經縣審明戴氏既與鄭鎮父子成仇應聽戴氏另擇別房昭穆相當之人承嗣陳亞王異姓斷令歸宗戴氏所存田租留爲將來嗣子管業批結在案比陳亞五仍住戴氏家中鄭復進斥其不應違斷陳亞五被斥不甘欲拿鄭復進毆打洩忿因思獨力難行探知鄭復進往海撈蝦卽令工人鄭敏超往邀平日相好之陳亞二陳亞三趙同畧至家告知前情免令幫拿毆打陳亞二等應允齊至海邊鄭復進之子鄭

亞孫亦在海旁覓鱸陳亞五卽于岸上辱罵鄭復進
因見陳亞五帶領多人不敢答應陳亞五又令陳亞
二下海捉拿陳亞二下海數步風大走回鄭復進畏
拿不敢近岸陡遇潮長風大被潮冲倒淹斃屍身漂
流無踪屍子鄭亞孫哭報伊母投保報縣將陳亞五
依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律擬絞監候陳亞二依爲
從擬流等因具題經臣部以此案陳亞五因鄭復進
唆訟爭繼復被斥逐探知鄭復進在海撈蝦邀同陳
亞二等往毆洩忿陳復進恐被毆打不敢近岸以致

潮淹無踪細核供招殊未確實蓋鄭復進係海邊漁人素知潮信當陳亞二下海捉拿時伊子現在海灘空鱗並非勢孤力弱卽上岸抵毆事非必死潮長冲溺勢難倖生何至捨可生之路而自甘溺死其中或有謀故別情棄屍滅跡該犯等避重就輕希圖狡卸亦未可定若陳亞五等果係甫至海岸並未下手爭毆鄭復進實由潮長淹沒則陳亞五等雖有威逼之形究無毆打之事遽引主使下手之律首從擬以絞流情罪亦未允協事關人命未便率結應令該撫再

行詳鞫妥擬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
陳亞五改依比照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以主使之
人爲首擬絞減等擬流陳亞二比照下手之人爲從
減徒恭候

諭旨遵行具題臣部于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內議覆奉
旨依議

姦拐誣人窩藏以致拷打斃命下手人擬抵姦
拐人發遣

刑部題據川督審題宜賓民雷明高姦拐朱秀畧之
妻向氏誣指曾世奇窩藏並朱秀文等將曾世奇拷
傷身死一案因雷明高姦拐朱秀文弟婦向氏誣指
曾世奇窩藏追朱秀文將曾世奇追問不認雷明高
復又在旁堅執以致朱秀文將無辜之曾世奇疊毆
多傷致斃是朱秀文之悞信毆打事出義忿雷明高
之誘拐誣執情同主使自應以雷明高論抵將雷明

高依威力主使他人毆打致死律擬絞監候朱秀文
依下手之人爲從擬流具題經臣部以此案雷明高
姦拐朱秀文弟婦向氏另藏陳宗遍之家朱秀文以
雷明高常在伊家與向氏耍笑尋獲雷明高並不稟
官查究卽行捆毆追問迨雷明高誣稱藏匿在曾世
奇家原係冀圖搜查不獲將伊釋放乃朱秀文不辯
虛實將曾世奇喚來質對卽行捆縛毒毆斃命是曾
世奇無辜遭毆斃命實由朱秀文毆拷所致而雷明
高繼時自身旣受捆毆方且支吾抵賴求脫不能與

例載威力主使之義不符今該督畧其誣陷之罪加
以主使之名將雷明高照威力主使他人毆打致死
以主使之人爲首問擬絞候朱秀文依下手爲從問
擬杖流均未允協事關命案難以率結應令該督各
按實情照律分別妥擬到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該
督將朱秀文改依威力制縛人于私家拷打因而致
死律擬絞監候雷明高改依兇徒擾害良人例發往
寧古塔烏拉地方當差具題臣部照擬議覆乾隆二

十三年十二月

日奉

旨朱秀文依擬應紋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領催令披甲人打傷致死駁照威力主使首
絞從流

刑部 題據吉林將軍咨達正紅旂厄木虎佐領下
領催額楞忒打死唐進忠卽孝順阿一案緣額楞忒
係正紅旂厄木虎佐領下領催與唐進忠素不認識
緣該旂居住種地之閑散滿州常有賣酒賭錢之事
當經出示嚴禁派委額楞忒前往稽查有披甲烏林
保在屯酒醉混鬧額楞忒向烏林保詢知酒從唐進
忠家買來隨至唐進忠家搜出酒一簍卽將唐進忠

並房主雅斯哈帶回會同驍騎校蘇章阿鄉長依昌
阿令披甲馬爾太魏平魁岳安寧將雅斯哈烏林保
各責三十柱棍唐進忠亦責打三十餘棍唐進忠以
額楞忒並不將伊送究私行責打心生不服出言頂
撞額楞忒氣忿隨自持棍毆打唐進忠三四下復將
唐進忠按倒令魏平魁擗耳馬爾太將棍打其臀腿
唐進忠翻身致傷腎囊越六日殞命審訊該犯等供
認不諱將額楞忒依監臨有司管軍之官因公事毆
人致死律擬以杖徒各部經臣部以律稱因公事毆

人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聽從下手者各減一等係
專指監臨有司管軍之官因公事毆人至死而言今
委署領催額楞忒並非經制職官與律稱監臨有司
不同其奉派巡查詢知唐進忠違禁賣酒自應拿送
該管官究治乃私令披甲毆打已屬不合復因唐進
忠出言頂撞輒自用棍責打并令披甲人等擗耳棍
毆傷及唐進忠腎囊致斃自應依威力主使人毆打
致死律問擬應令該將軍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將軍將額楞忒改依威力主

使人毆打致死以主使之人爲首律擬絞監候馬爾
太等改照爲從律擬流咨部臣部于乾隆二十三年
十二月內議覆奉

旨額楞忒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疑賊拴縛致死依威力制縛人致死絞候

刑部會議得沈其生因疑沈文昇爲賊縛縊一案先

據浙撫熊 將沈其生照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

死果有致命重傷雖有自盡實跡例擬軍具題經臣

部查律載豪強之人以威力制縛及於私家拷打監

禁致死者絞又例載若人自盡則不可以致死之罪

加之止照所毆傷擬罪有致命重傷及成殘廢篤疾

者依因事用強毆打例發邊衛充軍各等語細繹律

意凡以威力加人無論縛人及拷打監禁但因致

死者皆當罪坐所因擬絞例內所載其人自盡止照
所毆傷擬罪之條則專指主使毆打者而言所毆之
傷本未致死自行輕生方得以所毆傷科罪律例分
晰甚明此案沈文昇所携布絮既據屍親人等供明
並非偷竊係伊給付存留則沈文昇本屬良民沈其
生心疑是賊遽行拴弔律以威力制縛夫復何辭沈
文昇項頸既被拴住兩手連胸復縛於柱上彼時沈
文昇之身體手足已不能自由則其往下一挫勒傷
身死實由被縛力不能支豈得謂之自盡沈文昇雖

未死於毆實死於縛正與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例
內有因其人自盡不可以致死之罪加之止照所傷
擬罪之文遂舍因而致死本律於不問而反引主使
毆打之例亦屬誤會事關罪名出入不厭詳慎應令
該撫再行妥擬到日再議咨行去後今據該撫將沈
其生改擬絞監候具題應如所題沈其生合改依威
力制縛人因而致死律擬絞監候乾隆三十二年

月 日奉

旨沈其生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家下蒙古毆死正身滿洲照奴婢毆死良人斬
候

刑部 題據直督審題遷安旗人王建忠卽據里賣
係正白旗興太佐領下閑散與山西人張可正并廂
紅旗滿洲色通俄佐領下披甲白達子各出本銀雇
覓朱謹崔云祿二人掌櫃在口夥開襍貨舖生理王
建忠因乏錢往舖向朱謹借用朱謹因舖內無錢未
經借給是夜更餘王建忠憶及朱謹不肯借錢氣忿
赴舖混罵因朱謹倨坐不理遂將朱謹衣領扭結與

之理論時白達子聽聞進舖從王建忠身左拉勸王建忠惡其管事將朱謹釋放卽用兩手從旁一擺末期右手拳背誤中白達子胸膛白達子受傷心痛是夜殞命屢審不諱將王建忠依律擬絞等因具題經臣部以此案王建忠卽掇里買因與朱謹爭角以致誤傷白達子身死據該督疏稱王建忠係正白旗滿洲興太佐領下閑散已死白達子係廂紅旗滿洲色通俄佐領下披甲將王建忠依鬪毆而誤殺旁人律擬絞復聲明該犯祖母年老丁單附請留養等因臣

部查滿洲鬪殺之案現在欽遵

諭旨應於秋審時定擬情實其王建忠與已死白達子是
否俱係滿洲正身並未指明聲敘難以定案當卽咨
查各該旗白達子實屬正身滿洲王建忠係披甲雙
柱名下和爾根蒙古並未開檔各等因是以死者係
正身滿洲而行兇者係家下蒙古良賤攸分罪名有
別更難草率完結應令該督再行飭訊明確按律妥
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督將王建
忠改依奴婢毆良人致死律斬候毋庸留養具題臣

部於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內議覆奉

旨王建忠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他人奴僕因不與同賭毆死良人無相侵財物

仍擬斬候

刑部 題據蘇撫審題南匯民莊信毆傷倪佛身死
一案緣莊信係曹謬士家僕與倪佛素無嫌隙是晚
有曹引丁望在曹謬士家閒談丁望倡言抹牌曹引
允從并令莊信同賭莊信隨出買竹牌各以錢三十
文鬪賭比倪佛欲尋莊信推門進見亦欲同賭莊信
不允倪佛詈罵并拾牌在手莊信持木稍欲毆當被
曹謬士奪阻倪佛搶牌走出聲言出首希圖嚇詐莊

信順取防夜所用之留人柱追奪先用柱頭鉄尖毆傷倪佛右臂膊倪佛向奪莊信抽回往下戳去戳傷倪佛左臂膊倪佛向其撲打莊信倒轉留人柱木柄迎毆打傷倪佛右眼胞倪佛轉身欲走莊信因牌未奪回又用木柄打傷倪佛脊背倪佛跌地擦傷右膝肋莊信上前奪牌倪佛翻身欲踢又自擦傷右腿肚莊信奪得竹牌曹謬士等赴勸業已無及倪佛越十

一戶殞命查莊信雖係曹謬士家僕但倪佛始欲同賭圖嚇詐正與相侵財物不用加等之律相符將

莊信依鬪殺律絞候習謂士等擬以杖笞具題經臣
部以律載奴婢毆良人者加凡人一等致死者斬監
候若私侵財物者不用此律等語今倪佛因欲同賭
莊信不允倪佛隨搶牌走出聲言出首雖其意在嚇
詐並未侵用財物其因毆致死自應依奴婢毆良人
致死本律科斷方爲允協該撫以倪佛始欲同賭繼
圖嚇詐卽指爲相侵財物將莊信依凡鬪律絞候引
律不符未便率覆應令該撫據情按律妥擬具題至
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莊信改依奴婢

毆良人致刃律斬候具題臣部於乾隆十九年六月
內議覆奉

旨莊信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